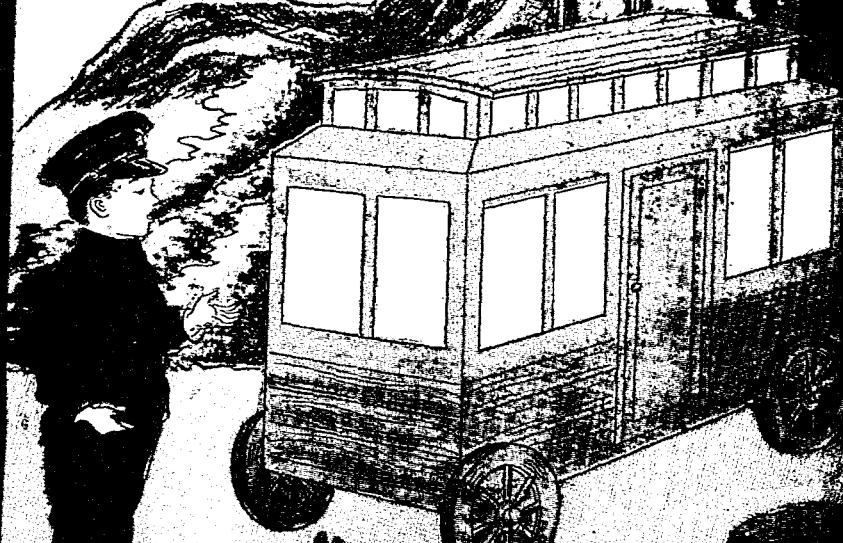


飛兆車

京語童話

第四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

飛車提要

這編童話裏說的是。大總統下了一道命令。有能製造飛車的。獎銀四百萬圓。因此引動了南省的三個小學生兒。這三個小學生兒是同胞的親兄弟。立志製造飛車。老大老二。相繼失敗。老三年紀雖小。只因他居心忠厚。惜老憐貧。竟得着異人指教。造成了一輛飛車。他造成之後。立刻駕起這飛車。往北京而來。老三在中途路上。結交了三個小孩兒。這

飛車提要

三個小孩兒。各有一長。後來住在賊店裏。幾乎喪命。幸賴這三個小孩兒。各出奇能。方得出險。最後來到北京。見了大總統。領了獎賞。並且得了一個金質獎章。回家而去。這就是這編童話的大意。

我國南省地方。有三個小學生兒。這三個小學生兒。是同胞的親兄弟。老大是十四歲。老二是十二歲。老三纔九歲。這哥兒三個裏頭。惟獨老三。最是忠厚老實。因此他父母管他叫傻三兒。其實他並不是真傻。不過他的性情特別的忠厚就是了。

有一天老大對他父母說道。一我聽學校的老師說。大總統發了一道命令。說的是。若有人能製造

飛車在空中行走的。獎銀四百萬圓。我想這飛車。是最有用處的。將來跟外國打仗的時候兒。要是。在飛車上架上鎗礮。往下攻打。一定能打勝仗。我打算藉着現在學校放暑假。想一個法子。製造一輛飛車。您想好不好。」他父親說道。「你既有這樣兒的志氣。很好很好。自己既然立定了志氣。可是永遠不准灰心。總要一氣作下去。你要是作不成。教你二兄弟接着去作。你二兄弟若再作不成。

教你三兄弟
接着去作。不
論怎麼樣的
爲難。也不必

拘定幾年幾
月。總以作成
爲度。咱們的
山上。有的是



現成兒的樹木。明天你帶上乾糧。拿上一把斧子。到山上挑選樹木。慢慢的想法子製造。不必忙着回來。」老大一聽。連連答應。老二傻三兒。聽說將來還教他們接着去作。因此也都非常的喜歡。老大心裏惦着製造飛車。因此到了第二天。起的甚早。他母親果然給他作了許多的乾糧。用口袋裝好。給他背在身上。老大拿了一把斧子。插在腰帶子上。收拾妥當。向父母行禮。出門而去。

老大出了門。不大的工夫。來到自己的山下。正走之間。從對面兒來了一個老花子。就是乞丐有六七十

歲的樣子。渾身穿着破衣裳。滿臉的黑泥。污穢不堪。向老大說道。「學生行好罷。把乾糧賞我一點兒喫罷。我兩天沒喫飯啦。」老大一聽。心裏有氣。說道。「你別攬我。我上山製造飛車去。這乾糧還不彀我喫的呢。」老花子說道。「可憐可憐我罷。救命罷。」老大說道。「你別麻煩。真真是討人嫌。

你看你這醜樣子。躲開。躲開。離我遠遠的。」老大一邊兒說着。一邊兒用手一推。差一點兒把這老花子推倒了。老大也不看他。往前就走。一個人兒來到山上。走到自己的樹林子一看。也有松樹。也有柏樹。也有榆樹。也有柳樹。挑選了半天。好不容易挑了一棵又粗又直的松樹。從腰間拔出斧子來。對着松樹就砍。剛剛兒的砍了一下子。因為用力太猛。把斧子頭兒振掉了。正掉在脚面上。立刻鮮

血直流。老大不由的哭道。「母親呀。父親呀。砍了脚啦。流了血啦。」老大在深山裏哭了半天。也沒有人來。老大無法。咬着牙。忍着疼。一瘸一點的。走回家來。到家之後。說明緣故。他父母一看。也嚇了一跳。連忙把他送到病院裏調治去了。

老二一見哥哥受了傷回來。到晚上對他父母說道。「我哥哥現在受傷。不能製造飛車。我應當接着去作。我打算明天起身。您想好不好。」他父母

一聽。恐怕他也不成。但是爲提倡他們的高興。也不便十分攔他。遂應允了。

到了第二天。他母親也給他作了許多的乾糧。用口袋裝好。給他背在身上。又把他哥哥所用的那把斧子。收拾好了。給他插在腰帶子上。老二打扮妥當。向父母行禮。出了家門。向山上而去。

老二走在中途路上。心裏想道。「我到山上之後。必須特別留神。可別照哥哥那樣兒的粗心了。」

老二往前行走。不大的工夫已到山下。忽聽有人
說道。「學生行好罷。可憐可憐我罷。」老二擡頭
一看。原來是一個老花子。遂說道。「討厭的很。討
厭的很。去呀。去呀。別跟着我。」老花子說道。「可憐
可憐我罷。我三天沒喫飯啦。積德行好罷。把乾糧
賞我一點兒喫罷。」老二說道。「我這乾糧。是我
母親精心用意給我作的。我還沒喫呢。不能給你。
快走開這兒。別麻煩。討厭。」老花子說道。「賞我

一點兒喫罷。有您的好處哇。」老二一看。這老花子跟着他走。叨叨念念的哀告不休。不由的心裏有氣。對着老花子。啐了一口唾沫。正啐在老花子的臉上。老二啐完。連忙走了幾步。跑上山來。在山上歇了一會兒。然後走到樹林子。挑選了一棵柏樹。舉起斧子就砍。砍了幾下子。忽然斧子的把兒。一折兩截兒。這半截兒還在手裏拿着呢。那半截兒。帶着斧頭飛了起來。正打在腦門子上。立刻流

了一臉的血。老二大聲哭道。「母親呀。父親呀。打了腦袋啦。我也流了血啦。」老二嚷了半天。也沒人來理他。他自己沒有法子。撕了一塊衣裳。纏在腦袋上。哭哭啼啼的回家而來。他父母一看老二也受了傷啦。連忙問明緣故。也把他送到病院。同他哥哥一塊兒調治去了。

傻三兒見他兩個哥哥全都受傷回來。他便對他父母說道。「我兩個哥哥。全都受傷。這製造飛車

的事。應該我去啦罷。」他母親說道。「你還小呢。過二年再去不遲。要是受了傷。可不是玩的呀。」傻三兒說道。「我到山上。必然特別的留神。決不能受傷。您放心罷。」他父親對他母親說道。「傻三兒年紀雖小。却倒忠厚老實。或者不致出甚麼危險。他既願意去。就教他去。藉此可以練一練他的膽子。」他母親又對傻三兒說道。「你父親既然准你去了。你可要多留點兒神。可別受了傷啊。

一傻三兒

一見父母

應允。歡喜

非常。自己

找了一把

新斧子。在

石頭上磨

了半天。又



把斧把兒安置妥貼。專預備明天上山製造飛車去。

到了第二天。他母親照舊作了一口袋乾糧。也給他背在身上。又把他新磨的斧子。給他插在腰帶子上。傻三兒打扮好了。向他父母行禮。規規矩矩的出門而去。

傻三兒一個人兒走在路上。非常高興。心裏想道。一我到山上。必須挑一棵極好的樹木。作成了飛

車。我父母一定喜歡。也不枉我兩個哥哥受的傷啊。」傻三兒往山上行走。走到了一條山路。非常的狹窄。旁邊兒就是山澗。只見從對面兒來了一個老花子。幌幌悠悠的走了過來。傻三兒一看。心裏想道。「這個人這麼大的年紀。走這樣兒的窄道兒。多險哪。可憐可憐。」傻三兒正這麼想着。就聽那老花子說道。「學生行好罷。我四天沒喫飯啦。賞我一點兒喫的罷。我要餓死啦。」這個老

花子一邊兒說着。一邊兒走了過來。傻三兒一看。
連忙說道。「你別走啦。再一幌悠。就掉山澗裏啦。
我攏着你一點兒罷。哎呀。可憐的很哪。」傻三兒
趕緊攏住了老花子。走到一塊平坦地方。遂對老
花子說道。「你坐下歇一歇兒罷。你說你四天沒
喫飯。豈不餓壞了麼。我這裏有乾糧。我給你一點
兒吃。」傻三兒說完。從背後解下口袋來。打開一
看。裏邊有十幾個硬麵火燒。有幾個麵包。還有一

二十個饅頭。傻三兒拿出兩個饅頭。兩個火燒。遞過老花子。說道。「你喫一點兒就好啦。這乾糧是我母親給我作的。我上山製造飛車去。我不定幾天纔回家呢。我總得多留一點兒。豫備自己喫。你要是還餓呀。你下山到我家裏去。我父親一定給你喫的。」老花子一見。不由的千恩萬謝的。說道。「暖呀。你真是行好啦。如同救我一條命一個樣啊。」老花子說完。拿起饅頭來就喫。傻三兒走的也

餓了。自己也拿了一個饅頭。就跟這老花子坐在一塊兒喫。兩個人一邊兒喫着。一邊兒說話兒。老花子問道。「你方纔說上山製造飛車。是怎麼一回事呀。」傻三兒說道。「你不知道嗎。現在大總統有命令。誰要能製造飛車。就給他四百萬圓的獎賞。我現在上山。就是製造飛車去。造成了之後。給大總統送去。豈不是就得獎賞了嗎。」老花子問道。「你用甚麼法子製造呢。」傻三兒說道。

「我現在

還沒有法

子呢。」老

花子說道。

「你今天

救我一命。

我也沒有

甚麼東西



謝謝你。我把製造飛車的法子。告訴你罷。」傻三兒一聽。心裏歡喜。連忙問道。「你會製造飛車嗎？」老花子說道。「我也不會製造。還是用你自己的慈悲力。纔造得成呢。」傻三兒問道。「甚麼叫慈悲力呀。」老花子說道。「慈悲力。就是慈善的力量。這種力量。效驗最大。人要是有慈悲力。不論甚麼東西。全都能製造。你剛纔見我餓的要死。你心裏就覺着可憐。這就是慈悲力。你既然有慈悲力。你

到山上挑選一棵樹。你圍着他繞三個圈兒。然後用斧子對着那樹用力一砍。那樹一定搖撼起來。你趕緊坐在地下。閉上眼睛。聽着那樹不搖撼的時候兒。再睜開眼睛看。這飛車就造成了。」傻三兒一聽。不由的奇怪起來。遂問道。「這麼樣兒就造成了嗎？」老花子說道。「這麼樣兒就傻三兒說道。「這可是奇怪極啦。這個車怎麼飛呢。」老花子說道。「你坐在車裏。用手在車箱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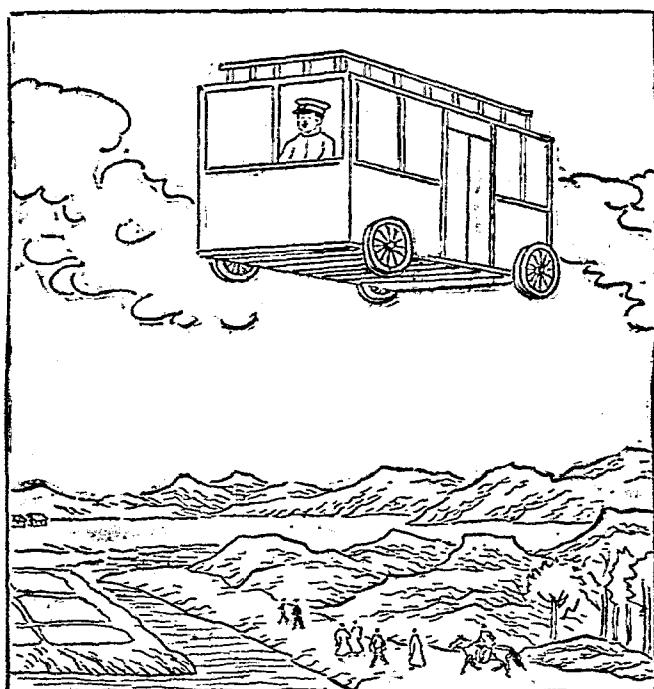
上。拍三下兒。嘴裏說道。風風風。這車就飄飄飄飄的飛起來了。你要下來的時候兒。再用手在車箱兒上。拍三下兒。嘴裏說道。星星星。這車就飄飄飄飄的落下來了。」傻三兒一聽。心裏半信半疑。說道。「我上山試一試去。咱們再見罷。」傻三兒說完。拿起口袋來。就要走。老花子說道。「你別忙。還有一件事情你要記着。你造成飛車之後。必須送到北京。這一路之上。歹人甚多。他們知道你有飛

車。必然想法子搶你的。爲的是領獎賞去。我想你要是上北京。必須有幾個能人幫着。要不然可險的很哪。你要知道。凡是作一件事。總要湊幾個人。結一個團體。齊心努力的。纔作得成哪。要是孤孤單單的。一個人兒。那可就難了。」傻三兒問道。「這能人上那裏去找去呢？」老花子說道。「這可不能一定。你在中途路上。留上一番心。或者遇見有能耐的人。也未可定。」傻三兒說道。「不錯不

錯。我在路上尋找就是了。我謝謝你。我要上山去了。」老花子又對傻三兒說道。「你要記着。風風風就飛起來了。星星星就落下來了。」傻三兒也說道。「風風風。星星星。記住了。記住了。咱們再見罷。」老花子也說道。「再見再見。」老花子說完。一轉眼就沒影了。傻三兒也不大理會。高高興興的。走到山上。

傻三兒到了山上之後。把口袋放下。果然照着那

老花子出的主意。挑選了一棵榆樹。自己嘴裏數着說道。「一二三。」圍着這樹。繞了三個灣兒。然後拿出斧子來。對準了榆樹。用力一砍。就聽這樹連枝帶葉。搖撼起來。嘩啦嘩啦的直響。傻三兒連忙坐在地下。閉上眼睛。不大的工夫。聽着這樹不搖撼啦。他睜開眼睛一看。果然眼前放着一輛極新鮮的飛車。只見這車有三尺多寬。有六尺多長。下邊兒有四個車輪子。輪子的上邊兒。就是車箱。



兒。車箱兒上
頭。有車棚兒。
四圍全。是玻
璃窗戶。兩旁
有兩個門兒。
傻三兒看完。
非常歡喜。連
忙拿起口袋。

跟斧子來。放在車上。自己上了車。用手在車箱兒上拍了三下兒。嘴裏說道。「風風風。」傻三兒說完。就覺着這車飄飄飄飄的飛起來了。傻三兒坐在車上。往下一看。有趣兒的很。明明兒是一座山。看着就彷彿是一個土堆兒似的。明明兒是一個河。看着就彷彿是一條帶子似的。明明兒是一個大樹林子。看着就彷彿是一團青草似的。最有意思的是在地上走的人跟馬。在飛車上看着。同畫

兒上畫的小人兒小馬兒一樣。傻三兒一看。心裏歡喜。他坐着飛車。一直的往北京而來。

有一天傻三兒從車上往下一看。看見一條河。有一個小孩兒爬在河岸兒上喝水。不大的工夫。把一河的水全都喝乾了。傻三兒心裏想道。「這個小孩兒。一定是个能人。我且問問他去。」傻三兒想妥。用手在車箱兒上拍了三下兒。嘴裏說道。「星星星。」這車就落下來了。傻三兒向那小孩兒

問道。「你叫甚麼呀。」那小孩兒說道。「我叫大肚兒。」傻三兒問道。「怎麼叫大肚呢。」那小孩兒說道。「我能把一河的水全喝乾了。所以人都管我叫大肚兒。」傻三兒一瞧他的肚子。果然很大。心裏想道。「他有這麼大的肚子。一定是个能人。」遂對他說道。「你跟我上北京送飛車去。你願意不願意。你要是跟我去。我得了獎賞。分給你四分之一。」那小孩兒一聽。連連說道。「願意願

意。」兩個人商量好了。一同上了飛車。在車箱兒上。拍了三下兒。嘴裏說道。「風風風。」這車就飛起來了。又往前行走。

傻三兒跟大肚兒兩個人。走了一天。往下一看。看見一個小孩兒。並沒剪髮。披散着一腦袋的長頭髮。就見他揪下一把頭髮來。往空中一撒。立刻變了一隊兵。那小孩兒喊起口號來說道。「立正。」「看齊。」「開步走。」那一隊的兵。果然全遵着

他的號令。傻三兒一看。對大肚兒說道。「你看這個小孩兒。一定是能人。咱們下去看看去。」傻三兒說完。遂用手拍了車箱兒三下兒。嘴裏說道。「星星星。」這車就落下來了。傻三兒對那小孩兒問道。「你叫甚麼呀。」那小孩兒說道。「因爲我頭髮長。人都管我叫長毛兒。」傻三兒問道。「你要這麼長的頭髮。有甚麼用處哇。」那小孩兒說道。「我揪一把頭髮。能變一隊兵。」遂用手指着

兵隊說道。「這就是頭髮變的。」傻三兒一想。這個人是有用處的。遂對他說道。「你跟我們上北京送飛車去。好不好。你要是肯去。我將來得了獎賞。分給你四分之一。」那小孩兒一聽。立刻應允。趕緊把那一隊兵收了。仍然變成一把頭髮。三個人一同上車。在車箱兒上。拍了三下兒。嘴裏說道。「風風風。」這車就飛起來了。

傻三兒。大肚兒。長毛兒。三個人。又走了一天。往下

一看。看見一個小孩兒。站在河邊兒上看水。不大的工夫。一河的水。全都凍上冰了。傻三兒一看。連忙把車箱兒拍了三下兒。嘴裏說道。「星星星星。」這車就落下來了。傻三兒對那小孩兒問道。「你叫甚麼呀。」那小孩兒說道。「我叫白瞪眼兒。」傻三兒又問道。「怎麼叫白瞪眼兒呢。」那小孩兒說道。「我對着水一瞪眼睛。立刻就凍冰。所以人都管我叫白瞪眼兒。」傻三兒一想。這也是一

個能人。遂對他說道。「你要是跟我們上北京。送飛車去。我將來得了獎賞。分給你四分之一。你願意不願意。」那小孩兒說道。「願意願意。」四個人一同上了飛車。用手在車箱兒上拍了三下兒。嘴裏說道。「風風風。」這車又飛起來了。

傻三兒。大肚兒。長毛兒。白瞪眼兒。四個小孩兒。坐在飛車上。一直的往北京行走。有一天走到一個鎮甸。打算下來買點兒乾糧。遂用手在車箱兒上。

拍了三下兒。

嘴裏說道。『

星星星。』這

車就落下來

了。四個人一

齊下車。走到

一個飯鋪兒。

去買乾糧。



且說這個飯舖兒。白天賣飯。晚上開店。原來是一個賊店。這店裏的掌櫃的跟夥計。全都是賊。這掌櫃的見四個小孩兒來買乾糧。他心裏想道。「這四個孩子。駕着飛車。一定是上北京領獎賞去。我不如把他們害了。把這飛車送到北京。這四百萬圓的獎賞。就到我的手裏了。」這掌櫃的想定了主意。遂對傻三兒說道。「你們這個飛車。真算是巧妙無比。亘古所無的。一件新鮮物兒了。你們不

如把他放在這鎮甸上。教大家細細的瞧一瞧。你們就在我這店裏住一夜。明天我給你們作一點兒乾糧。你們再走。你們想想好不好。」四個孩子一聽。齊聲說道。「很好很好。」掌櫃的說道。「我們店裏有澡堂子。你們先洗洗澡去罷。回頭再喫飯。」一邊兒說着。一邊兒叫了一個夥計來。對他說道。「你帶着他們洗澡去罷。」夥計一聽。心裏明白。趕緊帶着四個孩子到了澡堂子。四個孩子。

進去一看。果然是一座很乾淨的澡堂子。四面兒沒有窗戶。就是房頂兒上。有一個天窗兒。四圍安着自來水管子。夥計把他們送進去。從外邊兒把門一關。並且上了鎖了。傻三兒說道。「他爲甚麼上鎖呢。」白瞪眼兒說道。「不妥不妥。我看他們賊眉鼠眼的。恐怕他們不懷好意。一定是要搶咱們的飛車罷。」長毛兒說道。「他們不懂的風風雨星星星。就是搶了去。也是不中用。」大肚兒說

道。「暫且不必管他。咱們先洗洗澡再說。」於是大家脫了衣裳。擰開水管子。嘩啦嘩啦的。往出放水。放出來的水。原來全是滾熱滾熱的水。放滿了盆之後。這水管子怎麼擰也閉不上了。這水是不住的往外流。流得滿地全是水。四個孩子。光着脚在地面上站着。傻三兒先嚷道。「嗳呀。好燙好燙。」不大的工夫。眼看着這滿地的水。越長越高。漸漸的過了腿腕兒了。直燙得四個孩子。不住的亂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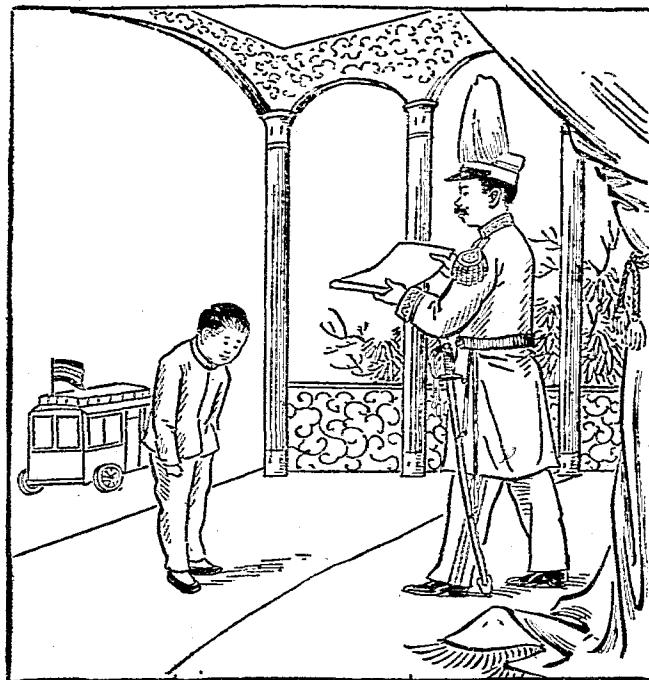
傻三兒說道。「這可怎麼好哇。一定是這掌櫃的。
不懷好意。打算把咱們全都燙死。快想個主意罷。
」白瞪眼兒忽然說道。「我想起來啦。不要緊。大
家不用着急。我有法子。」他一邊兒說着。一邊兒
對着水把眼睛一瞪。這水立刻就凍了冰了。那水
管子仍然不住的往出流熱水。冰水熱水一混合。
就成了溫和水了。大家一看。個個歡喜。一齊在溫
和水裏洗澡。非常高興。正在這個當兒。只見一個

夥計爬在天窗兒上往下瞧。他以爲這四個孩子全都燙死了。誰知道他們高高興興的洗澡呢。白瞪眼兒最愛淘氣。仰着頭對那夥計說道。「我謝謝你。我們大家全怕冷。你們這熱水是極合式的。沒想到你們掌櫃的倒知道我們的脾氣。」不大的工夫。那夥計也沒影兒啦。傻三兒又嚷道。「不好啦。不好啦。這水越長越高啦。若是過了腦瓜頂兒。可就淹死啦。」大肚兒說道。「不要緊。我正渴

着呢。我把他喝了吧。」大肚兒說完，張開嘴就喝。立刻把一屋子的水全都喝乾了。傻三兒說道：「趁着沒有水，大家穿好了衣裳，想個法子出去罷。」大家一聽，一齊穿好了衣裳，推了半天的門。也推不開。長毛兒說道：「你們不用着急，我有法子。」長毛兒說完，趕緊揪下十幾根頭髮來，往空中一撒，立刻變了十幾個兵，這一隊兵，手拿鎗刺，一齊動手，不大的工夫，把一座澡堂子就拆倒了。四

個小孩子。連忙跑出來。指揮着兵隊。把店裏的賊人。全都打倒了。用繩子綑上。長毛兒一看。已經得勝。遂把兵隊收回。仍然變成頭髮。傻三兒到外邊兒。把巡警叫進來。說明緣故。把這一羣賊。全都交給巡警了。四個小孩子。在街上買了一口袋乾糧。一齊上車。用手在車箱上。拍三下兒。嘴裏說道。一風風風一。這車立刻就飛起來了。

過了兩天。來到北京。傻三兒到了總統府。見了大



總統。大總統
一看這飛車。
非常喜歡。立
刻給了他四
百萬圓的獎
賞。又給了他
一個金質獎
章。大總統親

手給傻三兒帶在胸口上。傻三兒辭別了大總統。就把所得的獎賞分給大肚兒一百萬。分給白瞪眼兒一百萬。分給長毛兒一百萬。他自己帶了一百萬回家而去。到家之後見了他父母跟他哥哥。大家非常歡喜。從此大闢起來。這全是由爲傻三兒有慈悲力的緣故哇。

商務童兒理科叢書發行館印書局

這套書，把兒童日常所見的事物，用故事體說明他的沿革和功用，能使兒童在閱讀故事的時候，得到許多常識。茲將書名列下。

元1841(一)

Stories for Children in Mandarin
Volume IV
The Flying Machine
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八年一月五日初版

○(京語童話)
第四編 飛車一冊

(每冊定價大洋捌分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纂者 大興唐小圃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 刷 所
商 務 印 書 館

總發行所
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華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
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寧
杭州蘇州安慶青島有昌漢口

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瀋陽
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漢口
杭州蘇州安慶無湖湘南昌漢口
長沙廣德衡州成都重慶瀘州
貴陽潮州香港梧州雲南
張家口新嘉坡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